

青少年素质教育必读

青春卷



金银岛

原著 史蒂文森



哈尔滨出版社

· 青春卷 ·

青少年素质教育必读

qīng shào nián sù zhì jiàoyù bì dú

金银岛



哈尔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银岛 / 李杰主编. — 哈尔滨: 哈尔滨出版社, 2004.1

(青少年素质教育必读·青春卷)

ISBN 7-80699-082-8

I.金... II.李... III.长篇小说 - 英国 - 近代 - 缩写本
IV.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113937号

策划: 钟雷

主编: 李杰

副主编: 王勇 韩雪

责任编辑: 李英文

封面设计: 稻草人工作室

金银岛

哈尔滨出版社

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170号

邮政编码: 150006

电话: 0451-86225161

E-mail: hrbchs@yeah.net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2 字数 1200 千字

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699-082-8/I·20

定价: 120.00 元(全12册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举报电话: 0451-86225162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



本册
10元



目录

◆第一章	船长	1
◆第二章	不速之客	11
◆第三章	一命归天	21
◆第四章	要命的水手箱	29
◆第五章	大难不死	38
◆第六章	藏宝图	46
◆第七章	整装待发	55
◆第八章	冤家路窄	65
◆第九章	隐患	73
◆第十章	海上历程	82
◆第十一章	隔墙有耳	92
◆第十二章	性命攸关	101
◆第十三章	危险的决定	109
◆第十四章	杀人犯	116
◆第十五章	野人	123
◆第十六章	弃船上岸	133
◆第十七章	抢滩	140



目录



◆第十八章	枪战	147
◆第十九章	运筹帷幄	154
◆第二十章	谈判	162
◆第二十一章	血战	170
◆第二十二章	单独行动	178
◆第二十三章	夜探敌营	184
◆第二十四章	孤注一掷	190
◆第二十五章	船长吉姆	197
◆第二十六章	生死关头	203
◆第二十七章	虎穴被俘	211
◆第二十八章	讨价还价	217
◆第二十九章	内乱	226
◆第三十章	劫后相逢	235
◆第三十一章	闻风丧胆	242
◆第三十二章	空空如也	248
◆第三十三章	真相大白	255
◆第三十四章	胜利返航	262

第一章 船长

对于我们去金银岛寻宝探险的这段经历，李甫西大夫、居利劳尼先生和几位绅士都鼓励并赞成我把它记下来以作纪念。

既然如此，现在我就从头到尾写出来，毫不保留！

只是这个岛的位置不能公开，因为那儿还有未取出来的宝物。

我的笔沿着历史向上追溯，回到18世纪，回到我父亲开设本伯尔将军旅店的那个时代。往事历历在目，那时，那个神秘的老水手，那张深褐色的脸上有一道吓人刀痕的家伙，就住在我们的旅店里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他一路踉跄着来到旅店，车夫在后面用小车推着他的水手箱。他身材高大健壮，走起路来却给人一种很笨重的感觉。他皮肤被晒成了深褐色，涂了柏油的辫子耷拉在脏兮兮的蓝色外套上。

最让我难忘的是他那双伤痕累累、疙里疙瘩的手，指甲都成了黑色，这儿缺一块儿，那儿少一截儿；另外，他脸上那条长长的刀痕，深褐色中泛着惨白，十分吓人。



我注视着他。他显然要歇一会儿，吹着口哨，独自到旅店外的小海湾里转了一圈。然后，就扯开嗓子唱起了一支后来他经常唱的古老的水手谣：

十五个人啊，扒开死人箱，
哟嗨，一瓶朗姆酒，快来尝尝！

他声音苍老，音调时高时低，活脱脱一副破锣嗓子。

每次回来时，他都用一根随身带的棍子使劲儿地敲门，我父亲便赶紧开门迎出去。他粗声粗气地吼着，要我父亲上一杯朗姆酒给他。

酒立刻端了上来，他像个喝酒的老手，慢条斯理地呷着，看看周围的悬崖，又看看我们旅店的招牌。

“这地方不错，在这儿开个旅店，想法可不坏。生意如何，朋友？”

这是他半天以来开口说的第一句话。

我父亲回答他说生意很清淡。

“那么，我就住下了。嗨，我说伙计！过来，把箱子给我搬进去吧！”

吩咐完伙计，他又扭过头来，对我父亲说：

“我就在这儿住几天，只要有朗姆酒、烤猪肉和鸡



蛋就行。其实，我最看重的是那边那些能看见过往船只的崖顶。

“你问我的名字？就叫我船长吧！我知道你的意思，给，拿去！”

他掏出几枚金币扔在地上，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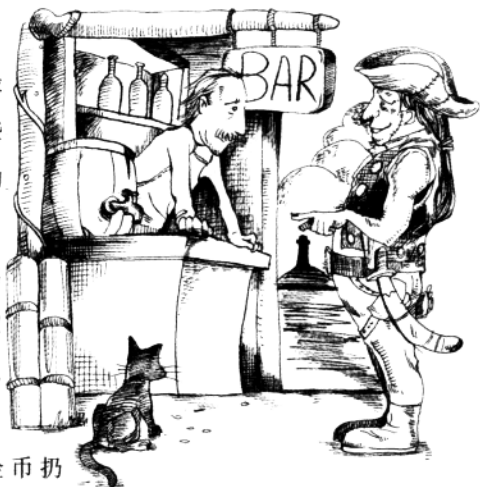
“花完以后，立刻告诉我就是了！”

他说话时的那种口气，仿佛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似的。

不过，他确实不像个普通的水手，尽管他衣着肮脏，说话粗鲁，可气质上却像个大副，甚至是船长，一看就是那种惯于发号施令甚至是动手打人的人。

关于这个人，推小车的伙计知道的也不多。他只说他是昨天上午乘邮车到镇上的，他询问海边有没有旅店。可能听说我们的小店还不错，于是便来了。

随后的几天里，他寡言少语，整天在海滩上转悠，偶尔带着他那把铜管望远镜登上悬崖，向远海观望。夜里，他总是坐在客厅一角的壁炉边儿上，没完没了地喝



着掺了水的朗姆酒，而且每天都喝得很晚。

当人们跟他说话时，大多数情况下，他不回答你，而是用那双可怕的眼睛盯着你，同时鼻子里发出一种可怕的声响，好像是雾中迷航的船只在鸣叫。于是，我们和到店里来的人们很快就明白了，最好还是让这个神秘的人自便吧，别惹他，也别同他讲话。

有时他也主动问我们话，每次散步回来，他都要问一问有没有水手从这儿经过。

起初，我还以为他是思念他的同行，直到后来，我才明白，他是想要避开他们，不让他们发现他在这儿。

要是偶尔有那么一个水手在本伯尔将军旅店歇歇脚，船长（我们现在就这样称呼他吧）总是要从门帘后面偷偷地看一看，直到确信那个水手走后，才走进客厅。

我也分担着他的恐惧。有一天，他把我叫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说要在每个月的第一天给我一个4便士的银币，条件是我必须时刻注意一个“一条腿的水手”，这个人一出现，必须立即向他报告。于是，我成了他的同伙。可是，当每个月的第一天，我向他要报酬时，他总是鼻子里呜咽着，死盯着我，拖着不给钱。不过，过不了几天，他就会乖乖地把那4个便士送到我手上，然后再反复叮嘱一下他原来交代过的事。



神秘的人神秘的事，我的好奇心被激起来了，几乎做梦都在找那个一条腿的人！一个风狂雨骤的夜里，旅店的房子被风吹雨打得叮当乱响，海湾里惊涛拍岸，可怕的声音此起彼伏。

我仿佛看见我所要找的那个一条腿的人，已经变幻成无数个奇形怪状的魔鬼。那条断腿不住地晃动，一会儿是齐膝的，一会儿又是齐臀的，一会儿他又变得根本没有腿了。后来，他竟变成了一个在身体中间长腿的怪物。他跨越篱笆，翻过水沟，一个劲儿地追我！我被吓得魂飞魄散！

天哪！这4个便士挣得太不容易了，它带来了这样无穷无尽的梦魇。

虽然梦中的独腿人让我心惊肉跳，但我却不像一开始那样那么害怕神秘的老船长了，因为我发现他也有软弱的一面。有几个晚上，他喝得太多了，酒精让他露出了可爱之处。

他又开腿坐在那儿，扯开嗓子，吼唱着他那些古老而粗陋的水手歌谣，吩咐我给每一个在座的人端一杯酒，强迫大家听他讲那些让人心惊胆战的故事，还要随着他唱的歌打拍子，关键时刻还要合唱！

“哟嗨，一瓶朗姆酒，快来尝尝！”大家的吼声震天动地，似乎还有点儿争先恐后的意思，生怕自己的声音



比别人低，因为大家都很怕这个神秘的老船长。

老船长脾气坏极了，常常蛮不讲理地骂人，完全像个恶棍。大家唱得高兴时，他会突然猛砸桌子，让大家停下来，听他讲话，并且绝对不许交头接耳。有人提出异议，他便会暴跳如雷；没人吭声时，他又认为大家对他的反应不够热烈，更加怒不可遏；有时，他甚至把小旅店变成了一座监狱，他命令任何人都不准出门，直到他醉成了一堆烂泥，趑趄趑趄地回去睡觉时为止。

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他讲的那些故事。

他说他曾在海上同全世界最凶残的一伙亡命徒鬼混了一辈子，所以从他嘴里冒出来的故事都是什么绞刑呀、海啸呀、海难呀、海盗呀什么的，他讲这些恐怖故事的语气实在让我们这些老实本分的乡下人受不了，我父亲就说过好几次，这下糟了，他能把到店里来的人吓得屁滚尿流，以后谁还敢来？谁愿意每天忍受这个魔鬼的恫吓，直到回去睡觉时还浑身颤抖？

不过，我倒是越来越不怕他了。我总觉得这个神秘的船长住在这儿，对我们并不会有什么坏处。当时人们确实吓得够呛，不过，事后想起来，其实还挺想听。在寂寞的海边，他的这些故事就像能让人上瘾的幻药。有一群年轻人就对他敬佩不已，说他才是真正的航海家，是



“不折不扣的老船长”，英国之所以能称霸海上，就是靠了船长这种大无畏的人。

话虽这么说，可从另一个意义上讲，他也确实可能迫使我们破产。一个星期过去了，一个月过去了，可他刚来时预付的那几个金币，早就花完了，我的父亲可没有勇气再向他要了。因为父亲曾向他提起过，当时船长的鼻腔立刻咆哮起来，一双吓人的眼睛瞪得父亲赶紧溜开了。我好几次亲眼看见父亲这样被他斥退以后，痛苦地自责，使劲儿打着自己的手。我可怜的父亲，就是这种敢怒不敢言的心理压力，促成了他不幸的早逝。

记忆中，只有一个人敢于顶撞他。那时，父亲已经卧床不起。一天黄昏，一个叫李甫西的大夫来给父亲看病。看完病，他吃了我母亲为他做的一顿饭之后，坐下来抽烟斗。他在等着别人把马从村子里牵过来，因为我们的本伯尔将军旅店没有马号。

当时我站在他后面，很注意地观察着他。他衣冠楚楚，神采奕奕，头上有雪白的发粉，眼睛炯炯有神，举止文雅，言语得体，完全是一副绅士派头。相比之下，其他人就黯淡多了，尤其是那位怪物似的老船长。现在朗姆酒正让他直不起腰来，只能趴在桌子上呢！

对照他们的形象，我感到反差太大了，不过很有趣。



就在大夫沉静地抽烟时，突然，老船长又扯开嗓子吼起了他的老调儿：

十五个人啊，扒开死人箱，
哟嗨，一瓶朗姆酒，快来尝尝！
别的都做了酒和魔鬼的殉葬品啊，
哟哟嗨，一瓶朗姆酒，快来尝尝！

对这支让他唱烂了的歌谣，我们都已经不在意了——无论是歌谣的内容，还是老船长唱歌谣的方式。

我刚听这支歌谣时，总是把他歌里唱的“死人箱”同那个大水手箱联系起来，同我噩梦中的那个独腿人联系起来。但现在已经不想想了，因为耳朵都听出茧子了。

不过，李甫西大夫可是第一次听到啊！以他的身份，他似乎很讨厌这种歌唱方式。他很生气地看了老船长一眼，然后继续同老花匠泰勒谈话，他们在谈一种治疗风湿病的新方法。

而老船长却越唱越来劲，最后猛地拍了一下桌子，经历过这阵势的人都知道，他这是让大家安静。谈话顿时戛然而止，客厅里只剩下一个声音，那就是李甫西大夫口齿清晰、语气亲切的谈话声。他讲几句抽一口烟，

对周围的一切丝毫不加注意，依然是一副绅士派头。

老船长有点儿怒不可遏了，他盯着大夫，又拍了一下桌子，一句下流的谩骂以后，是公开的挑战：



“你，听见了没有，不许说话！”

“你是在对我讲话吗，先生？”大夫平静地问。

“废话，正是你！”那个恶棍说完，又破口大骂起来。

“先生，我只对你说一句话，如果你再不戒酒的话，这个世界上就要少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了！”

老家伙听后，终于恼羞成怒了，他掏出一把大折刀，在手上掂来掂去，同时瞪着大夫，那神情好像要把李甫西大夫钉在墙上一样。而大夫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儿，还是用肩膀对着他，用跟刚才一样的语气说话，只是声调稍有提高，大概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听清楚：

“如果你不立刻把手里的刀子收起来，先生，我可以我的名誉担保，下一次巡回审判一定会把你送上绞架！”大夫一字一顿地说。



他们互相盯着，只几秒钟，船长立刻败下阵来，他收起刀子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像条刚刚挨了打的狗，嘴里嘟嘟囔囔，好像在给自己找台阶下。

李甫西大夫并没有就此作罢，他说：

“先生，既然我已经知道了在我管辖的地方，有你这样一个恶棍，那么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有责任日夜监视你！因为我不仅仅是个医生，我还是本地的治安推事。如果有半句告你的话传到我的耳朵里，哪怕只是为了像刚才那样粗暴无礼的行为，我也会立刻采取措施，把你抓起来，把你赶走！至于别的，现在我不想多说。”

风波暂时结束了，过了一会儿，马被牵来了，李甫西大夫骑着马走了。

而我们的老船长却像霜打的茄子一样，整个晚上都没吭声，而且以后的好几个晚上，他都老老实实的。



第二章 不速之客

老船长自从和李甫西大夫相遇之后，就不再咆哮了，但也没有离开。

后来，发生了一系列神秘的事件。让我先从第一件说起吧。

老船长到来的那年冬天，寒冷异常，冰封大地，经久不化，一场场暴风雪接踵袭来。我那因为老船长的到来而变得不幸的父亲，可能熬不到春天的来临了。我和母亲承担了旅店里的一切事务，忙得脚底朝天，所以对那个不受欢迎的老家伙也就不怎么注意了。

正月里的一个早晨，寒风凛冽，滴水成冰，太阳刚刚从山头上露出冰凉的脸来，无力地照射着惨白的海面。老船长起得比平常早些，一起来就夹着他的铜管望远镜走向海边。他的破帽子歪到了后脑勺上，一把弯刀就挂在破旧的蓝外套里面，晃来晃去。

他嘴里冒出一阵阵白气，我用目光紧紧跟随着他。他走到一块庞大的岩石后面，呼哧呼哧地喘着气，白气从岩石上面升起来，他好像还在为李甫西大夫的那一顿抢白而耿耿于怀。



母亲在楼上侍候父亲，我在楼下准备早餐，同时看着老船长。忽然，门开了，进来一个陌生人。来人脸色苍白，左手好像缺了两个小指头。身上和老船长一样挂着弯刀，可样子又不是那么凶恶。

在此之前，我的注意力都在没腿的人身上，不管是没有一条腿还是没有两条腿，我都会十分小心的。可这个人却让我难以作出判断，他不像个水手，可身上又有几分海员的气质和味道。

我问他想来点儿什么，他说一杯朗姆酒，于是我心里又是一动。就在我转过身要为他拿酒时，他又把我叫了回去。

“来来，孩子，过来！”他招呼道。

于是我向他跨过去一步。

“桌上的早餐是不是为我的朋友比尔准备的？”他的目光从餐桌上移开，斜愣着眼问我。

我说我可不知道谁是你的朋友比尔，至于这早餐，是为我们店里一位叫船长的客人准备的。

“啊，这并不矛盾。我的朋友比尔也可以被叫做船长。他脸上有一道刀痕，脾气很好，特别是喝醉的时候，就更加可爱了。此外，我还可以告诉你，他的刀疤在右腮帮子上，对不对？”

看我有些迟疑，他又说：“好，那么，我问你，他是不

